



北京+20:站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历史交叉点上

本报特约记者 蔡一平 发自纽约

20年前,北京是世界的焦点。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这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各国政府承诺在扶贫、教育、参政、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健康、提高妇女地位的国家机制、媒体、人权、女童、环境等12个重点关键领域上努力提高性别平等,促进妇女和女童的发展。20年后的今天,它的文本中所提出的性别平等、妇女赋权、妇女人权、性别主流化等概念,已经进入政策话语的主流。20年来联合国对北京《行动纲领》五年一次的定期评估,已经把“北京”与全球妇女的进步和性别平等的进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20年进步与挑战并存

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召开了一系列关于广泛的发展议题的大会,包括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权大会,1994年在开罗召开的人口与发展大会,1995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大会。各国的妇女活动家们成功地“劫持”了联合国的一系列有关发展的会议,使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成为这些大会不可忽视的核心议题。可以说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成功正是建

立在这一系列大会成果的基础之上。妇女权利的倡导者们,积极参与了这些会议及其审议过程——动员社会、游说政府、对成果文件在国家层面的实施进行监测,等等。

20年后的今天,性别平等在全球取得了许多进展。同时,根据联合国妇女署提供的数据,《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所提到的12个关键领域的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比如,在控制全球孕产妇死亡率方面,全球虽然进展较大,但每天仍有800名妇女死于可预防的与妊娠或分娩有关的并发症,其中99%的死亡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在政治领域,现在议会中的女性比例较20年前几近翻倍,但也仅有22%的比例。在收入方面,50%的超过15岁以上的工作妇女会进入劳动力市场,而男性的比例达到75%;在全球范围内,女性的收入比男性总体少24%。在高级管理层中,财富五百强公司的女性CEO只有25位,仅仅占到所有CEO比例的5%。

在针对妇女的暴力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为全世界反暴力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但是20年后,三分之一的妇女依然遭遇着身体或性暴力,大部分暴力来自于亲密伴侣。在媒体方面,女性作为新闻主体出现的比例仅增加至24%,46%的故事在强化性别刻板印象,只有6%的故事改变了性别刻板

印象。

除此以外,20年以来又出现许多新的挑战有待解决——艾滋病、气候变化、移民和流动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性与生育健康和权利、老年妇女、残障妇女和其他处于不利处境的妇女、不断加大的不平等和结构性不平等、宏观经济政策缺乏性别视角、妇女承担的无酬劳动、妇女和女童面临的多重歧视和交叉性歧视,等等。

可见,“北京”仍是一个未完成的议程,实现性别平等的道路上从来都不平坦。全球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新塑造着世界格局,妇女权利的进步也一直不断遭到攻击和面临倒退的危险。21世纪是以全球范围内的反恐战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开始的。此外,气候变化、物种消亡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生态危机,还有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加深了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和暴力。同时,地缘政治的变化,所谓“新兴力量”的崛起和全球权力的重新配置,进一步增加了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多边机制的全球治理的复杂性。而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往往成为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而最终被抛弃。

在这股回潮中,第一个表现是排斥妇女组织在促进性别平等中的作用。另一个表现是对于《行动纲领》内容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解释和选择,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例如,一些国家认为妇女人权只是《行动纲领》12个关键领域之一,从而否认妇女人权是贯穿整个《行动纲领》的核心原则;还比如,突出强调消除贫困和妇女的经济赋权,而对妇女的性与生育健康和权利避而不谈;在谈论妇女的经济赋权的时候,只考虑到妇女参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没有考虑为她们提供体面的工作和合理的工资,没有努力减轻妇女承担的有酬和无酬的家务劳动,没有把妇女的再生产劳动纳入到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去,而妇女只是成为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没有实现真正的赋权。

性别议题已全面融入全球发展议程

“北京+20”,全球正站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历史交叉点上,它需要做出新的承诺并采取切实行动。“北京+20”,也正值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联合国大会上各国首脑通过指导全球未来15年的发展蓝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此刻,由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东道国——中国政府与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全球妇女峰会:从承诺到行动”无疑成为在9月25日~27日召开的联合国峰会中最令人

瞩目的一场专题会议。

“北京+20”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时间上重合,或许可以看作是性别议题已经全面地融入全球的发展议程,并在发展的话语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它并不是宣布北京《行动纲领》的过时,而是继千年发展目标之后为实现北京《行动纲领》中的未竟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与2000年通过的八个千年发展目标相比,从2015年到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更加全面,更加雄心勃勃。各国政府经过三年谈判,并广泛咨询了公民社会的意见,达成了17个大目标和169个小目标。它的核心词是五个P:人民(people)、地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平(peace)和伙伴关系(partnership)。它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目标,建立一个更加平等、公平、繁荣和可持续的世界。性别平等列于第五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性别平等,增强所有妇女和女童的权能”,而且就如同人们所公认的那样: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只能是空谈。在这个目标之下,包括了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加强性别平等的立法,保障妇女的生殖健康权利,促进妇女参与决策,保障妇女获得土地和其他资源的权利,承认和尊重家务劳动并提供政策支持等9个具体目标。与千年发展目标中的性别平等目标相比,其中的亮点很多,例如纳入了反对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暴力和歧视,关于家务劳动的公共政策支持,妇女的生育健康和权利等。

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在近日发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中有了详细描述。怎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去理解中国妇女发展的进步和面临的挑战,从性别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或许对世界,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立场文件中所提出的让社会各个群体,包括妇女群体,共享发展的成果,也契合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所提出的解决不平等的分配机制。

联合国提出了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目标;联合国妇女署也提出了到2030年达到性别平等的目标。相信中国将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那样,继续为全球做出重要贡献。

“北京”正在重新出发。



在全球妇女峰会上,北京世妇会秘书长格特鲁德·蒙盖拉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很好地筹办了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我还记得当时出席的情景。世界妇女状况有变化,但是还没有实现目标,所以今天我我要重复在北京讲的话:1.停止战争;2.对暴力零容忍;3.公平地与世界分享世界资源;2030年太久,妇女应能更快地走到决策桌上。尊重女性和人的尊严,我们已经厌倦了被歧视。

图文来源:联合国妇女署

记忆20年—— 怀柔,开启我们的精彩人生

□ 本报记者 耿兴敏 周韵曦

一只绿色的鸽子衔着橘红色飘带,飘带上是白色的“95BEIJING”的字样。在北京市怀柔区的世妇会公园中心文化广场上,如今这个高达20米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会徽是公园的标志性建筑。

20年前怀柔老城区的怀柔电影院所在地,如今已是时髦的商业区明珠广场。当年,就是这里的老会址迎来五湖四海的世妇会宾客,畅谈“平等、发展与和平”并相约为之共同努力。

世妇会主题公园距离‘95世妇会老会址几分钟车程,20年前,与会者代表在这里种植下一片代表友谊长青的树林。

2004年,怀柔区结合城南地区环境建设,以世界妇女友谊林为依托,建成现在的世妇会主题公园,这里是我国唯一一处以弘扬世妇会文化为主题的公园,也是中国妇女和世界妇女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1995年,举世瞩目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NGO论坛在怀柔举办。怀柔,这个北京市东北部的远郊区记录和见证了妇女事业发展的20年。

我参与,我成长——

1995年在怀柔举行的NGO论坛,共有185个国家200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30000多名代表参加,共举办5000多场活动。

许多代表携家带口而来,还有代表带来了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婴儿,会议期间,她们的子女就在怀柔幼儿园托管。感动于怀柔人民的热情好客和朴实,不少与会代表还打出了“感谢中国人民”“感谢怀柔人民”的条幅。

1995年3月29日,中央决定,作为辅助性会议的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同期在北京怀柔举行。当时,离世妇会开幕只有153天,怀柔人民昼夜奋战,以惊人速度使论坛场地及各项设施按时就绪,用短短5个月完成了

10年的工作量。

韩国岚就是当时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如今,已经是北京市怀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韩国岚说,为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大家夜以继日紧张筹备的场景历历在目。当时怀柔根本不具备接待外宾、接待大型国际会议的硬件条件。在接到任务后,建筑工人们实行三班倒的工作流程。韩国岚单位所参与的工程筹备指挥部还要和商务配套、路政等部门衔接,比如保障残疾人参会的便利设施、路政建设等。

从当时的一名建设者到如今的管理者,20年间,作为一名女性,韩国岚觉得,自己的每一点进步都深深铭刻着世妇会的激励。

令她自豪的是,依山傍水的论坛区给参加过‘95世妇会的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近几年参加国际会议时,韩国岚多次介绍自己来自北京怀柔,都有参会者竖起大拇指:怀柔,很漂亮!当年,怀柔NGO论坛等于是向全世界为怀柔做了一个大广告,向全世界发了一张怀柔的名片。”韩国岚说。

我激动 我奋斗——

20年间,借力‘95世妇会,怀柔加快了发展步伐,接力‘95世妇会,不少女性的梦想开始绽放。

从小在北京怀柔的山区长大,画家田凤银的作品里一直渗透着家乡的山水风情。很多外国观众看过田凤银的画之后,对中国产生了热爱和向往,法国美协主席阿尔弗莱德就曾专程来北京体验怀柔的美丽。

今年3月份,田凤银应邀参加了在纽约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第59届会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时,她还是山区的一名美术教师。

“10年后,我从一名普通中学美术老师成长为一名画家。2015年,受联合国总部邀请,参加第59届世界妇女地位大会。从我的成长历程和成绩看,我觉得是受1995年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在怀柔召开的鼓舞和影响。”如今已经是北京市朝阳区油画协会主席、北京市三八红旗手的田凤银,从心底感恩世妇会对自己的人生激励。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不仅对怀柔各项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更是很多女性人生的风向标。

在怀柔区庙城镇高两河村彩绘厂里,回忆起20年前,曾经参与过‘95世妇会的厂长高林荣说:“看到全世界的妇女盛会在家乡举办非常激动,来自全世界的妇女代表齐聚怀柔,那真是咱妇女同胞们的一次盛世大会。”

正因为见了大世面,高林荣的观念受到“积极的冲击”。她负责的高两河彩绘厂如今是怀柔妇女的就业基地,现有职工30余人,基本都是附近村里的妇女。“在各级妇联组织关心支持下,厂子规模不断壮大,妇女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逐年提高,姐妹们真正实现了自身价值。”

我思考 我行动——

怀柔,思考,行动,正是以此为起点,不少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英桃参加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时刚刚28岁,在北外工作刚满3年,对人生的方向充满期待和选择。

“我必须说,这次大会对我的学术道路,甚至可以说我的人生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把全球妇女运动推向一个新高峰。”通过大会,李英桃开始认识到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和全球妇女运动发展的方向。

有两个场景李英桃终生难忘:“它们既反映了世妇会影响,也体现出老一辈妇女研究者和妇女工作者对我的影响,展示了代际传承的力量。”

第一个场景,是在一场涉及裁军问题讨论会上,一位外国记者对主持

人提出,伴随经济力量发展,中国军事力量将会威胁邻国安全。在气氛骤然紧张的会场,中国对外友协的一位女士举手发言,用流利英语讲道: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有超过一百年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历史。我们深深体会到,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因此,我们要有发达的经济、强大的国防力量,但这只是为了自卫、不受侵略,中国不会去威胁他国。如果强大后的中国要威胁他国,每一个中国妇女都会首先站出来反对。她的发言赢得听众热烈掌声。

“另一个场景,是在一天晚饭时间,一个大学生的志愿者匆匆跑进餐厅,找到碰巧和我围坐同一餐桌的一位老大姐——论坛的负责人。”李英桃记得,志愿者说,晚上有个外国人权组织要放映英文电影《三寸金莲》,听说这部电影是攻击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位老大姐听完后大笑起来,她指着自己的大脚趾说:“眼见为实”,外国朋友来到北京就知道什么是事实真相了,别担心,这部电影正好能展现新中国解放妇女的成果……

正是这些经历,让年轻的李英桃更深入地思考平等、和平与发展的关系,性别平等的全球发展状况,了解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的意义以及中国妇女肩负的使命和努力的方向。

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回来,李英桃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并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确定为博士论文方向。20年里,她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历程。她表示,今天,全球妇女运动亟须年轻一代的积极参与,实现全球性别平等,不仅是父母那代人的责任,我们这代人的任务,更是后人的使命。

怀柔记忆,写不尽青山绿水间无数美妙的人生感悟与故事,却把平等、自信和发展的精神烙印在每一位参与者的心里。

